

暮雨刚过是清明。一串马蹄声哒哒而来，踏着官道上的泥浆和青草，一股驿旅气息。正是三月好时节，遥遥一望，亳州已近在眼前。

落日是历史深处的一枚瞳孔，目光所及处，涡水滔滔，恰是春风遍地，勒马，在涡河龙潭边停歇。他伫立良久，想着自己从陈州出来，正草长莺飞，到了亳州已是烟花遍地，落英缤纷。

曹操修建的谯望楼巍然，梨花刚败，香阶一地白。客馆前，一枝桃花开得正妖娆，三只紫燕在枝上呢喃，看人走进，振翅春光中，一纵，飞入了远处的庭院楼阁。

故郡亳州自古多园林，燕子飞处，是谁家的院落呢？鳞次栉比的院落和楼宇中，又有多少会成为我的知己。勒马前行，入了城，走不多远，就是州府了。想是那里一定案牍如山，再想陈州的千般挽留，他不仅慨然。

不管是陈州还是亳州，哪里不可跻身？栖身何其易，栖心最最难，好在亳州是仙乡，历代诗家多来过，且留下一卷卷诗章。今遭换我，当更明媚。他跃马扬鞭，目光如电。

州府到了，有幕僚前来拱手相迎。他来不及多言，径直走向书房，让人找来笔墨，在书房内纵笔写下《亳州》一首——

出门二月已三月，骑马

爷爷看着他和三爷一张泛黄的合影照片，嘴里总是嘟嘟囔囔：“你这一走就是八十多年喽，再过几年我也去陪着你了。”爷爷用手小心地擦着相框，眼里涌出了泪滴。

我经常看到爷爷拿起相框，对着相框里的照片看了又看，好像心里有太多的话想和三爷说一说。可是三爷已经离开这么多年了，而爷爷总是想着他。

我经常问起爷爷，让他给我讲讲三爷的故事，他总是哼哼，再就没有了话。

过了几天，爷爷下地回来，喝上几杯自家酿制的高粱酒，又拿出相框，把我叫到身边，“你不是想知道你三爷的故事吗？我今天就给你说说”。也许是酒的作用吧，爷爷说话的嗓门比平时高了不少。

三爷是我爷爷的亲弟弟，爷爷在他们兄弟中排行老二，三爷自然排行老三了。太奶奶有四个孩子，三男一女。抗日战争时期，三爷在没有家人知情的情况下

陈州来亳州。

暮雨桃花此客馆，春风燕子谁家楼？

簿书堆案不相放，郡守下堂仍苦留。

浮名羁绊有如此，愧尔沙边双白鸥。

落款是：王九思。

以上，是王九思初来亳州上任时的情形，癸卯春日，我沿着王九思当年的行迹沿着涡河踽踽独行。一为踏青，二为寻访。

风徐徐浮动，涡河水增波，鱼颡颡而游动。刚刚下了一场雨，两岸，黄沙土松软无比，荠荠宽叶菜青嫩，此季正是荠菜最好的时候，拌面蒸食，用麻油蒜汁来调拌，滋味鲜美无匹；亦可包荠菜饺子。蜂蝶嬉戏，燕子在柳浪里穿梭，此季，柳穗儿团子也正当时，鲜嫩的柳穗儿摘下来，众所周知，柳穗儿有微微的苦，蒸之前稍稍焯水，拌面，撒上盐巴少许，攒成团子来蒸，青嫩不改其色，吃起来，满口都是春天的气韵在。

不知道当年王九思来毫，有没有吃到荠菜饺子和柳穗儿团子，他一定是踏过我脚下的那方土地，芍药花还没有开，紫色的花棵从土地里拱出来，一团幽紫，蜷缩在土地上，慢慢伸展开来。再过些时日，芍药的花棵由紫转成墨绿，涂了蜡质一般，慢慢在春光中抽出一枚枚小花苞来，像是一个个

报名参加了抗日游击队，从那天起，爷爷的一家人再没有见过三爷。

三爷当兵走后，太奶奶不停地骂着三爷，这个不知回家的娃崽，连自己的媳妇和孩子都不要了，太奶奶骂是骂，但她还是把三婶儿和小侄儿接到了家中，毕竟在那个时期一个女人带着孩子很难过日子。

三个月后，三爷给家里寄来第一封信。爷爷找来识字先生从头到尾地给读了一遍，全家人听后很高兴。信上说，他在部队很好，他们部队正在和鲁北一带的日本兵交火，在这这次战役中，他还获得三等功，提为班长。

在这次战役中，三爷和战友们为了拿下鲁北北城，和敌人展开了一场面对面的交锋，因敌人火力太猛，队伍几次冲上去都被迫退了回来，如果再僵持下去，部队就会付出很大代价。三爷接到排长下达的命令，前往点燃爆破点，炸掉敌人火力最猛的那辆坦克。在排长和队

C

月光城 散文

春风燕子谁家楼

李丹崖

S

月光城 小小说

三爷

李冬

小小的粉色拳头。

有鸟在堤坝上飞飞停停，细看，是四声杜鹃。四声杜鹃的叫声好听：咕咕咕咕，阴平阳平上声入声，四声好似皖北方言，抑扬顿挫。四声杜鹃喜在林间穿梭，鸟喙长且呈镰刀状，似在收割当下的春光。杏花败落桃花开，四声杜鹃在桃树上栖落，远远一望，好似一幅山水花鸟图，好看得紧。

此季可怅惘，涡堤游罢旧城楼。紧挨着涡河的是北关老街，这是一片明清时期日渐兴盛的商业街区，在州城之外，一街一品，五行八作，各成其规模。街区以灰白色调为主基调，街巷的规制和尺度不大，很适宜游览。相较那种宽阔的街区，我更喜欢游览这样的小巷子，左侧看见了一个买糖人的老者，举步即至，右侧发现了卖糖葫芦的草把子，伸手即可够到，很惬意舒适，不至于让人心慌的那种温馨。最喜的是街面上的门窗，清一色的漆黑色，问商家，为什么是这种颜色，答曰：自古以来皆如此，寓意是黑白分明，诚信无欺。这样的色调，给人传达着一种淋漓尽致般的沉稳与安妥。

也有老者说，这样一种门窗的色调，是玄鸟的色调。这里自古是商的后裔居住地，古书云：“天命玄

鸟，降而生商。”殷商后裔皆视玄鸟为神鸟，玄鸟长什么样子，恐怕没有人见到过，但玄鸟的原型是燕子，此季，它们已经从南方振翅飞来，在北关老街人家的梁间做窠，燕子出入的人家，多半是善良人家，人与鸟相安无事，是何其融洽是一种自然关系。燕子是益鸟，它们小如逗点，漆黑的羽毛，在阳光下微微泛起紫色，正所谓“紫燕剪春”，它们在春日翩跹跃动，世间瞬间多了几许灵动的感觉。

春风燕子谁家楼？是当时初到亳州的王九思的询问。明清时期，沿着涡河的亳州乡野，宽广无垠，街区内会馆林立，往来客商，来自五湖四海，如今，他们用来做生意的会馆多半已经成为文物保护单位和A级景区，昔日王九思设问处，今时人间繁华地。若真有时光穿越通道，我想穿越到明朝，王九思初来亳州上任那天，告诉他千年后的亳州今日：人面桃花相映红，不必羁绊为浮名，燕尾若成时光机，载酒邀客把酒共。

（备注：王九思（1468～1551）明代文学家。字敬夫，号溪陂。汉族，陕西郿县人。弘治九年（1496）进士。曾任翰林院检讨、吏部郎中。以诗文名列“前七子”。所著有诗文集《溪陂集》、杂剧《沽酒游春》、《中山狼》（一折），及散曲集《碧山乐府》等。

友的掩护下，三爷穿过横飞的子弹，一边躲闪、一边飞快奔向敌人的那辆坦克，将炸药包扔进车内，刹那间火光冲天，敌人被炸得血肉模糊，坦克也成了一堆废铜烂铁。部队从两边包抄过去，将敌人全部歼灭。

全家听完信上的故事后，都为三爷叫好，爷爷还让识字的先生为三爷回了一封信。

半年后，三爷来了第二封信，他们部队准备三天后转战东北牡丹江一带，与东北抗联军汇合，在白山黑水间开展抗日活动。

太奶奶还是担心三爷，东北那个地方很冷，不知三娃崽穿的棉衣厚不厚，暖不暖。

两个月后，爷爷又接到一封三爷寄来的信，这也是全家人接到三爷当兵后的最后一封信。这封信看上去是三爷寄来的，但信的内容已完全不是三爷的口气了。

在这封信中说到，东北抗日联军非常艰苦，在零下

四十多度的寒冷中行军作战。在一次与敌人的战斗中，为了牵制敌人，争取更多的时间让大部队转移，三爷所带领的班，和敌人周旋三天三夜，最后来到了一个叫黑风口的原始森林，由于山高林密，有地理优势，三爷和十几个战友就在这落了脚，准备休整后，夜间从沟口突围。

为了保持战斗力，十几人轮流休息，点起柴火取暖烤枪，以免枪栓被冻住。

敌人的大部队已来到山腰，三面全部被敌人包围，只有一个沟口没有敌人的踪影，而三爷和十几战友要从东侧的沟口突围出去，只有从那儿才有突围的希望。

天渐渐黑了下来，新一轮战斗又开始了，三爷和十几个战友所剩的子弹不多了，而敌人不断增加火力。三爷做出一个决定：他和另一个战友留下来掩护，其他战友从沟口突围出去。

三爷坚持到最后最后一颗子弹打完，他的最后一滴血也流尽在这片白山黑水间。